

一座江南小镇的时尚之路

沈嘉禄

桃李芬芳时节,我与内子驱车沿G60高速一路疾驶,在嘉兴出口下去,再向北开十几分钟,就到了濮院时尚古镇。古老与时尚,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
我们入住的那家民宿镶嵌在景区里,粉墙黛瓦的江南情致,中间有一个小天井,七八间客房,每个窗口指向不同的风景。放下行李出门转悠,跨出客堂就有一条回廊横亘眼前,美人靠上一坐,阳光打在脸上,一架鸟笼,一片翠色,一树繁花,一条河,三座桥,一叶扁舟。这一切,恍然被沉浸在一个AI小视频里。

漫步在濮院景区的石板路上,浓浓的乡愁便如秋潮般地卷起,这里有一树梨花从斑驳的粉墙上探出,那里有一座石拱桥引导游客通向彼岸的酒店,

左边屋檐下有身穿宋代灰布袍子的帅哥在叫卖热气腾腾的豆沙蒸糕,右边庭院门口有美貌的姑娘在低头赶做满工满料的嫁衣。

小镇的街道连接着河道与小桥,河里有摇橹船等江南水乡的经典道具,木结构楼阁凌空挑起,行进在窄弄里抬头就能看到墨黑的更楼和白晃晃的宝塔,棋盘式的街道布局,既是对原生态的复原,也是为避免游客“鬼打墙”而编辑的线路图。

再从建筑风格上看,崇楼高阁是旋律区,青砖小筑是伴奏区,石板小径总在弯弯曲曲中引人入胜,拐弯处又有惊喜让你尖叫。那种移步换景的效果,特别适合游客拍照、拍视频。

中心景区内的大跨度石桥,雕刻精细,寓意美好,不仅高度适宜,而且略带弯曲,两侧有繁花嘉树相衬,身穿宋服的美女款款而至,临风一站便成美景。

濮院的老桥有众安桥、女儿桥、栖凤桥、大德桥、大石桥、大积桥、定泉桥、秀桐桥及王板桥等,并非从他乡移来,而是“生于斯”的正宗老桥,建造年代不同,形制也有区别。这九座老桥在2011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对啦,坐摇橹船从桥洞下穿过的感觉真好!

作为核心景点的漱芳禅园、福善寺、福善塔、翔云观、关帝庙、岳氏三进士第、濮商会馆、北更楼等,一定不要错过。其中的岳氏三进士第(又名岳家大院),颇具北方建筑风格,最早由岳飞的二十三世孙岳鉴所建,现在根据原有老宅改建而成,外墙石雕雕楼作檐,内有大厅、藏书楼、戏台、厢房等。后来这里也成了岳飞的二十八世孙、著名画家岳石尘的私宅。

还有一座关帝庙,庙前广场立着一座赤兔马雕塑,腹中空空,有楼梯供孩子从马腹下面爬进去玩一把,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木马。

在原址上面重建的福善寺体量宏大,前殿所用的十几根顶天立地的原木柱,两个成年人也不能合

这座城市深深的眷恋。

淡雅花香,海上韵味,繁华喧嚣之下,隐藏着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优雅。清新的奶香,隐隐夹杂着玉兰独特的淡雅花香,亦如上海弄堂里弥漫的生活气息,熟悉而亲切。幽幽花香,穿越时空。每逢春天,外婆都会带来一束玉兰。当然,还有我最爱的凯司令圆筒和损奶油。然后,牵起我的手,去对街转角景德镇瓷器店,买上一套玉兰玲珑瓷。

玉兰之味,海上余韵。一方小小的蛋糕,带我找回最初的美好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海上玉兰终会绽放。上海的味觉记忆,不会走远。



小憩(油画) 朱丹

有一种味道,如无形丝线,串联起上海人的美好记忆,那就是凯司令的味道。玉兰盛开的季节,我在凯司令吃到了“海上玉兰”系列蛋糕,将上海味道与玉兰的优雅完美融合,成为探寻上海味道记忆密码的钥匙。

素雅“玉兰”跃然白脱蛋糕之上,造型惟妙惟肖,每朵花瓣仿佛在诉说关于上海的故事。阳光透过斑驳树叶,在街边洒下片片光影。面前的餐盘里,蛋糕宛如精致的艺术品,白脱的丝滑与动物奶油的细腻相互交融,将春天的味道锁在小小的蛋糕中。这种味道,对于上海人来说,不仅仅是味觉享受,更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、对

在我的少年时代,老爸就是个大忙人,每天早出晚归,回家后继续琢磨单位里的工作。我是大儿子,下有一弟一妹,但老爸在周末带我们出去游玩的次数屈指可数。1965年春天,他与十几位同事踏上西行列车,去拉萨支边。当时我在读小学二年级,记得那天北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,千叮咛万嘱咐的殷切和不舍。突然,一声汽笛响彻云霄,列车咣当一声启动,引爆一片哭声。妈妈是居委会干部,她强忍着眼泪把我们搂在一起,任由弟妹哭得稀里哗啦。

进藏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,大队人马经过敦煌、格尔木、那曲等地,最终翻过唐古拉山抵达拉萨,耗时半个月。老爸来信了,我磕磕绊绊地读了几遍,终于明白老爸和他的同事根据上级指示,参加西藏自治区10周年大庆的援建项目。具体来说就是创办一份胶印的《西藏日报》。老爸在信里尽挑好的说,但妈妈心里有数,天寒地



他早年从天津来上海做生意,老板是个宁波人,讲究吃,加上生意场上有应酬,因此有意“培养”我老爸做宁波菜,厨师不在时就让我老爸顶上。自我记事起就知道,老爸的口味偏向宁波“下饭”。1969年初冬,我们中学在卢

抱。目前钟楼已经完成,大雄宝殿已开始内部装修。寺北耸立的福善塔是景区的制高点,由白色石块层层裹砌,坐电梯直上最高层,濮院美景尽收眼底。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个剧组在拍外景,那天有大风,穿宋服的几位美女被吹得相当狼狈。

古镇景区重现江南水乡之旧貌的同时加载濮院固有的商贾文化,努力延续并深化濮院老业态商铺文化,比如永记白铁铺、陈记米行、大德桥商铺、小人书店、竹器坊、灯笼铺、定泉桥茶楼等,浓而不烈的烟火气在游客的行进过程中徐徐追随。对年轻人的时尚店铺则有云想衣裳、简尚良品、濮缘衣服、毛线工坊、濮院好礼、荒井工坊、织白、树间香氛等,还有一间全玻璃外墙的咖啡书店,我们在此喝了卡布奇诺,广场上有一位帅哥在弹吉他唱歌。

穿过长街宋街牌坊和仿制的樊楼,游客可以吃到油墩子、萝卜丝饼、油炸臭豆腐、汤罗饼、葱油饼、宋式糕点、麻子烧饼、牛肉拉面、荠菜馄饨、笋丁烧卖以及烘山芋。如果五六个小伙伴想吃一顿濮院特色的正餐或喝个小酒,则有宋宴餐厅、梅锦餐厅、井观餐吧、天运角、花厨餐厅、北廊棚火锅店、濮院小酒馆、巡城茶楼、深夜食堂、陈皮茶食铺等。我们在宋宴餐厅的菜单上还看到了梅花汤饼、拨霞供、蟹酿橙、莲鱼包等《山家清供》里记载的南宋名肴。

或许,在北方游客眼里,它恍然在黄河岸边、大别山腹地;在南方游客眼里,又仿佛置身于长江流域,或者青城山下、凤凰古城、云南丽江,文化符号未免有点错位、重叠、模糊。另外一点,就“返乡式旅

游”或“情景式旅游”的体验预期来说,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互动项目极少,几乎没有。

是啊,原住民一户也没有了,本地的猫和狗也没有了。从大山深处移植来的大树正在吊营养液,花草在叽叽喳喳地询问彼此的故乡,连蜜蜂和燕子都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。这些都是我对造景思路有所腹诽的地方。不过一路走一路看,总有似曾相识的镜头不断激活你的记忆,进而浓缩成甜美的情绪价值,让疲惫的心灵得到及时抚慰——恒久的故乡正在改变,或是我们背叛了故乡?

时尚是一个多义的、易变的、复合的概念,对于濮院时尚古镇来说,就是借由怀旧情愫和时代审美着力构建的一个“中国人共同的故乡”,一幅江南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成功与否,就交给时间来裁决吧。

回到上海,将鳊鲞交给妈妈。妈妈说:“准备怎么吃?”“当然是寄到拉萨去!”于是一个包裹,鳊鲞就寄到了拉萨。老爸不久来信说:“鳊鲞清蒸后让同事一起品尝,西藏自古以来没有海鲜,更何况这么好的鳊鲞,实在太鲜美了,大大地解了馋。”

老爸在西藏工作了十七年,为了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建设和新闻事业,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调回上海后被安排在古籍出版社工作,周末仍会下厨做些宁波小菜犒劳全家人。那时常常有西藏的朋友来沪办事、就医、旅游,老爸总要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,甚至留宿。饭桌上常有一盘鳊鲞,大家回想“峥嵘岁月稠”,热泪盈眶。

2021年春节前,老爸因病住院,胃纳差,茶饭不香,我问他想吃点什么,他轻轻吐出两个字:“鳊鲞。”我马上去办,但当一块鳊鲞送到他嘴边时,老人家连咀嚼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作为一位曾经在央视拍摄纪录片的导演,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,我曾用镜头丈量过无数山河,记录过万千人生。当双脚真正踏入浦东这片土地,这里蓬勃跳动的脉搏,瞬间叩响了我内心深处对故事的渴望。那些藏在钢筋森林与市井烟火里的匠心传奇,像磁石般吸引着我,迫不及待地举起镜头,开始捕捉新时代工匠独一无二的生命诗篇。

我的镜头缓缓扫过这片热土,印象最深的五位工匠身影如浪尖跃动的星火,在眼前闪烁。他们的故事精神独立成章,却都暗含着同一种精神血脉,那是浦东人敢为人先的闯劲,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觉,更是新时代工匠对“匠心”二字的深情诠释。

当漫画家马毅用画笔解构千年文化,将敦煌飞天的飘逸、明代机甲的雄浑注入漫画分镜时,化学女博士吴生英透过光谱仪,把江南园林的光影变幻转化为光催化涂料的创新灵感。一个在二维世界重构东方美学,一个在微观领域重塑生活空间,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,将传统与现代熔铸成新的文明符号。就像浦东天际线里并肩而立的传统飞檐与玻璃幕墙,既保留着历史的温度,又闪耀着未来的光芒。

发型师张云飞在剪刀与梳子间发现行业新可能,植物保护专家高志浩在鸟鸣与虫吟中探寻生态平衡,看似截然不同的职业轨迹,却在“创新”的坐标系上交汇。张云飞创办了全球首家民间美发博物馆,八百余件跨越700年历史的美发工具,从欧洲宫廷的象牙梳到清代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,在玻璃展柜里诉说着被岁月尘封

的匠心。他拂去偏见,让剪刀与梳子碰撞出的不仅是时尚造型,更是一个行业的尊严与文化厚度。而高志浩则化身生态守护者,在世纪公园搭建起“鸟类同盟”。当灰喜鹊振翅掠过浦东金融城的天际线,它们衔走的不仅是啃食草坪的害虫,更是守护着这座钢铁森林里珍贵的“城市之肺”。这些穿梭在楼宇间的灵动身影,让繁华都市与自然生态达成微妙的和解,正如浦东在高速发展中始终保留着诗意栖居的可能。

大飞机交付工程师潘西宏,恰似这场时代交响的定音鼓。当他用“九宫格”管理法将飞机交付的复杂工序编织成精密乐章时,马毅正用漫画分镜讲述中国故事的起承转合,吴生英在实验室调配守护健康的化学韵律。他们以不同的节奏,共同奏响了“中国创造”的时代强音。就像浦东的磁悬浮列车划破长空,载着无数工匠的梦想,朝着星辰大海飞驰。

我看见马毅在稿纸上勾勒敦煌壁画的线条,吴生英在实验室调试光催化材料的配比,张云飞轻抚着百年前的理发工具,高志浩在公园湖畔聆听灰喜鹊的欢唱,潘西宏在交付现场凝视着即将启航的客机。这些画面重叠成浦东最动人的剪影——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话,只有无数平凡人以匠心为舟,用执着与热爱,共同书写着属于中国工匠的壮丽史诗。

每一道精心雕琢的漫画线条,每一组精确计算的化学公式,每一次精确无误的发型修剪,每一声清脆悦耳的鸟鸣啾啾,每一架翱翔天际的国产客机,都是他们献给浦东、献给时代的深情告白。

七夕会

咖啡师黄晨的每一天,从一杯手冲咖啡开始。从新豆烘焙、咖啡粉研磨到冲泡萃取,黄晨认为烘焙是极为特殊且关键的时刻。这是对咖啡灵魂的萃取,让平凡的果实成为思想家的燃料。它将一颗带着涩味、青草味或辛香味的生豆唤醒,为其注入生命活力,使其“脱胎换骨”。“啪嗒”的爆裂声是咖啡豆被唤醒

的重要时刻,就像惊蛰时节的春雷,将冬眠中的蛇虫鼠蚁统统震醒。

黄晨告诉我,从生豆下锅到熟豆出锅,整个过程将持续八到十五分钟,这不长时间里的变化可谓“翻天覆地”。生豆在高温下的巨变,被以分秒为单位记录下来。不仅是表面色泽的改变,还有气味、膨胀度、碳化迹象等,一切均以不可逆的速度向前推进。

“一旦生豆下锅,就算发生地震,你也不能分心,要死死盯牢它。”黄晨所说并无玩笑之意,“争分夺秒”一词用在这里非常合适。炉子里,高温作用下,原本带着草木气味的咖啡生豆,忽然散发出浓郁醇香,让人心荡神驰。

咖啡烘焙师是气味的炼金术士,需要具备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直觉。不仅要熟知不同产区的生豆密度,还需计算热能传递时间,更要在豆子的爆裂声中及时捕捉停止烘焙的信号。黄晨最喜在深夜烘焙咖啡豆子,常常是窗外万籁俱寂,室内香气扑鼻。他在这气味王国里工作,好似进入这个世界的内部。如果说,双眼目睹的是世界的A面,那气味所触及的便是B面,而这个世界还有更多有待发现的“面相”。这样的夜里,他通常会连续烘上十几锅,各种香气争相交织,彼此融合在一起,宛如气味的织锦。从世上最大咖啡产国墨西哥豆、泰国蒂姆、牙买加蓝山铁皮卡、巴拿马翡翠瑰夏、云南卡蒂姆、巴西黄波旁到世上最小的咖啡豆尖身波旁,他用鼻子辨别着花果香、焦糖味、泥土味、烟熏味、烘焙味,其中既有熟悉的气味,也有微妙的差异。

这世上,没有一种咖啡豆的气味是相同的。即使同一种,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烘焙,气味之间也绝不呈现简单的复制关系。是热烈的烘焙,解开了咖啡气味的封印。一粒咖啡豆是两颗椭圆形种子的组合,中间有一道浅浅的皱褶。在咖啡种子里,原本就有以绝佳比率封存着的前驱芳香物质,平时它们缄默地聚在一起,只等着被高温释放。为了将它们召唤而出,黄晨常通宵达旦工作,浑然不知白日将至。在他的帮助下,魔豆苏醒了,体积膨胀至原先的一至两倍,豆子由绿灰转为淡绿或淡白,再抵达绿黄、淡黄,再转为黄色、黄褐色。色系逐渐加深,香味也愈发浓郁、黏稠,宛如天神降下的香气。据说,咖啡豆经烘焙后,可释放出上千多种芳香物质,成为世间最醇香的饮料。那一刻,黄晨觉得自己的嗅觉也变得从未有过的敏锐。

有谚语说,咖啡的香气似乎让时间暂停。有人干脆将咖啡馆命名为“普鲁斯特时光”,咖啡和文学实在有异曲同工之效,它们都在回忆过往碎片中,打捞生命的本真与诗意。

香气让时间暂停

草白

时尚



夜光杯